

历

朝

通

俗

演

义

通俗演义



治世有是非，浊世无是非。夫浊世亦易尝无是非哉？弊在以非为是，以为非，群言厖杂，无所适从，而是非遂颠倒而不复明。自纪元以迄于兹，朝三暮四，变幻靡常，忽焉以为是，忽焉以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胶胶扰扰，莫可究诘，绳以是非之正轨，恐南其轍而北其辙，始终未能达到也。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狸狡猾，迄未有成。窃不自揣，谨据民国纪元以来之事实依次演述，分回编纂，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



年代产生的名词，当时的士人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而看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有介绍杜威的内涵自然较复杂，基本看法，在形式上，乃至觉得用文言文就是国学，对于这一类几乎没有任何概念。举例来说，治国始，经，古称六经或六经之中其他经书及六国史书之类都在焚书坑儒占筮之书，从故秦博士，这些人那里按他秦火而独存，没有被背诵记述重新补足，与原书多不一致，同时又有鲁恭王坏孔子家壁发现壁中书，及后世刘

蔡东藩、许廑父 编著

齊魯書社

歷朝通俗演義

蔡東藩

許廣父

編著

民國通俗演義

(上)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通俗演义/蔡东藩 许廑父 编著. —济南:齐鲁书社, 1996. 3
(2009. 1 重印)

(历朝通俗演义)

ISBN 978 - 7 - 5333 - 0521 - 5

I. 民… II. ①蔡…②许…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640 号

历朝通俗演义

民国通俗演义(上下)

蔡东藩 许廑父 编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 qlss. com. cn

电子邮箱 qlss @ sdpress. com. cn

印 刷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44

字 数 1002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0521 - 5

定 价 72.00 元(全二册)

國民通俗演義卷一

第一回 揭大綱全書開始 乘鉅變故老重來

鄂軍起義，各省響應，號召無數兵民，造成一個中華民國。什麼叫作民國呢？民國二字相對待，從前的中國是皇帝主政，所有神州大陸，但教屬皇朝，以下直與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兩代承襲下去，自從夏禹以降，傳到滿清，中間雖幾經革命，幾經易姓，究不脫一個皇帝範圍。小子生長清朝，猶記得十年前以前，無論中外統稱我國為大清帝國。到了革命以後，變更國體，於是將帝字廢去，換了一個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號，民字是百姓的統稱。一人當國，人莫敢違。如或賢明公允，所行政令都愜人心。那時國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那業的皇帝，或有幾個賢明，幾個公允，傳到子孫，多半昏憤糊塗，暴虐百姓，百姓受苦不堪，遂挺身走險，相聚為亂。所以歷代相傳，總有興亡。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從古無不滅的帝家。近百年來，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統說皇帝制度實是不良，欲要一勞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為民主，不可依理而論。原說得不錯。皇帝專制流弊甚多。若改為民主，雖未嘗無總統，無政府，但總統由民選出，政府由民組成，當然不把那昏憤糊塗的人物，公舉起來。況且民選的總統，民組的政府，統歸人民監督。一國中的立法權，又屬諸人民。總統與政府只有一部份的行政權。

歷朝通俗演義

圖繪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

会文堂石印本《民国通俗演义》扉页

序

治世有是非，浊世无是非。夫浊世亦曷尝无是非哉？弊在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群言厖杂，无所适从，而是非遂颠倒而不复明。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杨墨，笔削谨严，辩论详核，其足以维持世道者良非浅渺，故后世以圣贤称之。至秦汉以降，专制日甚，文网繁密，下有清议，偶触忌讳，即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拚生命，与浊世争论是非乎？故非经一代易姓，从未有董狐直笔，得是是非非之真相。即愤时者忍无可忍，或托诸歌咏，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写忧思。《水浒》、《红楼》，无非假托。明眼人取而阅之，钩深索隐，煞费苦心，尚未能洞烛靡遗，而一孔之士，固无论已。今日之中华民国，一新旧交替之时代也，旧者未必尽非，而新者亦未必尽是。自纪元以迄于兹，朝三暮四，变幻靡常，忽焉以为是，忽焉以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胶胶扰扰，莫可究诘，绳以是非之正轨，恐南其辕而北其辙，始终未能达到也。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搘，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笼全国之材智，而德不足以济之，醉心帝制，终归失败，且反酿成军阀干政之渐，贻祸国是。黎、冯相继，迭被是祸，以次下野。东海承之，处积重难返之秋，当南北分争之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豆萁相煎，迄无宁岁，是岂不可以已乎？所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此则犹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窃不自揣，谨据民国纪元以来之事实依次演述，分回编纂，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我以为是者，人以为非，听之可也；我以为非者，人以为是，听之亦可也。危言乎？卮言乎？敢以质诸海内大雅。

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古越东飘自识于临江书舍。

序

《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吾友蔡子东藩所著。蔡子嗜报纸有恒性，蒐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会文堂主人以蔡作断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无续，乃商之于余，属继撰四、五两集，自民九李纯自杀案始迄民十七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止，凡四十回为一集，每集都三十万言。余无似，年来奔走军政界谋升斗之食，笔政久荒，俗尘满腹，而资料之采集又极烦苦。率尔操觚，勉以报命，宁贻笑于大方，恐取诮于狗尾。蔡子闻之，得毋哂其谫陋？

民国十八年五月东越许履父。

目 录



民国通俗演义(上)目录

蔡 序	1
许 序	3

民国通俗演义 卷一

第一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1
第二回 黎都督覆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丧元	5
第三回 奉密令冯国璋逞威	举总统孙中山就职	9
第四回 复民权南京开幕	抗和议北伐兴师	13
第五回 彭家珍狙击宗社党	段祺瑞倡率请愿团	17
第六回 许优待全院集议	允退位民国造成	21
第七回 请瓜代再开选举会	逐专使特辟正阳门	25
第八回 变生不测蔡使遭惊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	29
第九回 袁总统宣布《约法》	唐首辅组织阁员	33
第十回 践夙约一方解职	借外债四国违言	37

民国通俗演义 卷二

第十一回 商垫款熊秉三受谤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	42
第十二回 组政党笑评新总理	嗾军人胁迫众议员	46
第十三回 统中华厘订法规	征西藏欣闻捷报	50
第十四回 张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电辨诬	54
第十五回 孙黄并至协定政纲	陆赵递更又易总理	58
第十六回 祝国庆全体胪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	62
第十七回 示协约惊走梁如浩	议外交忙煞陆子欣	66
第十八回 忧中忧英使索覆文	病上病清后归冥箓	69
第十九回 竞选举党人滋闹	斥时政演说招尤	73

民国通俗演义(上)

第二十回 宋教仁中弹捐躯 应桂馨泄谋拘案 78

民国通俗演义 卷三

第二十一回	讯凶犯直言对簿	83
第二十二回	案情毕现几达千言	87
第二十三回	开国会举行盛典	91
第二十四回	争借款挑是翻非	95
第二十五回	烟沉黑幕空具弹章	99
第二十六回	暗杀党群诛湖北	103
第二十七回	战湖口李司令得胜	107
第二十八回	劝退位孙袁交恶	112
第二十九回	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115
第三十回	占督署何海鸣弄兵	120

民国通俗演义 卷四

第三十一回	逐党人各省廓清	125
第三十二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炉	129
第三十三回	遭弹劾改任国务员	133
第三十四回	踵事增华正式受任	137
第三十五回	拒委员触怒政府	141
第三十六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145
第三十七回	罢国会议员回籍	149
第三十八回	让主权孙部长签约	153
第三十九回	逞阴谋毒死赵智庵	157
第四十回	返老巢白匪毙命	161

民国通俗演义 卷五

第四十一回	谋世袭内府藏名	167
第四十二回	廿一款恃强索诺	170
第四十三回	榻前会议忍辱陈词	175
第四十四回	忍签约丧权辱国	180
第四十五回	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184
第四十六回	情脉脉洪姨进甘言	188
第四十七回	袁公子坚请故军统	192

目 录



第四十八回 义儿北上引倡呼朋
第四十九回 竞女权喜赶热闹场
第五十回 逼故宫劝除帝号

词客南来直声抗议 196
征民意咨行组织法 200
传密电强胁舆情 205

民国通俗演义 卷六

第五十一回 遇刺客险遭毒手
第五十二回 伪交欢挟妓侑宴
第五十三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第五十四回 京邸被搜宵来虎吏
第五十五回 胁代表迭上推戴书
第五十六回 贿内廷承办大典
第五十七回 云南省宣告独立
第五十八回 庆纪元于夫人闹宴
第五十九回 声罪致讨檄告中原
第六十回 泄秘谋拒绝卖国使

访名姝相见倾心 210
假反目遣眷还乡 214
两刺客击毙镇守官 220
津门饯别夜蟾骊歌 225
颁申令接收皇帝位 229
结宫眷入长女官 234
丰泽园筹议军情 238
仍正朔唐都督誓师 243
构怨兴兵祸延邻省 247
得密书发生炸弹案 251

民国通俗演义 卷七

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第六十三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第六十五回 龙觐光孤营受困
第六十五回 埋伏计连败北军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宪销沉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衰项城丧胆
第六十九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巧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 256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 260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 264
邀功争宠川蜀鏖兵 268
陆荣廷正式兴师 272
警告书促开大会 276
怅断皇恩群姬环泣 280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 285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 289
冯河间会议南京 293

民国通俗演义 卷八

第七十一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第七十二回 好迁怒陈妻受谴
第七十三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榇归故里

陆建章缴械逃生 298
硬索款周妈生嗔 302
托家事做完皇帝梦 306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 311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 315

民国通俗演义(上)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	319
第七十七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国会再造共和……	324
第七十八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	328
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歿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	331
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哄	办外交惹起暗潮……	335



民国通俗演义 卷一

第一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鄂军起义，各省响应，号召无数兵民，造成一个中华民国。什么叫作“民国”呢？“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待。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主政，所有神州大陆，但教属诸一皇以下，简直与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两代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降，传到满清，中间虽几经革命，几经易姓，究不脱一个皇帝范围。小子生长清朝，犹记得十年以前无论中外，统称我国为“大清帝国”。到了革命以后，变更国体，于是将“帝”字废去，换了一个“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号，“民”字是百姓的统称。一人当国，人莫敢违，如或贤明公允，所行政令都惬人心，那时国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创业的皇帝，或有几个贤明、几个公允。传到子子孙孙，多半昏愦糊涂，暴虐百姓，百姓受苦不堪，遂挺身走险，相聚为乱。所以历代相传，总有兴亡，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从古无不灭的帝家。

近百年来，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统说皇帝制度实是不良，欲要一劳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为民主不可。依理而论，原说得不错。皇帝专制流弊甚多，若改为民主，虽未尝无总统、无政府，但总统由民选出，政府由民组成，当然不把那昏愦糊涂的人物公举起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组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人民，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的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倘或违法，便是叛民，民得弹劾质问，并可将他捽去。这种新制度，既叫作民主国体，又叫作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最好没有的了。原是无上的政策，可惜是纸上空谈，不见实行。

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间，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全国人士奔走呼应，仿佛是痴狂的样儿。此时小子正寓居沪上，日夕与社会相接，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听得民军大胜，人人拍手，个个腾欢；偶然民军小挫，便都疾首蹙额，无限忧愁。因此绅界筹饷，学界募捐，商界工界情愿歇去本业，投身军伍，誓志灭清。甚至娇娇滴滴的女佳人也居然想做花木兰、梁红玉，组织甚么练习团、竞进社、后援会、北伐队，口口“女同胞”，声声“女英雄”，闹得一塌糊涂。还有一班超等名伶、时髦歌妓，统乘此大出风头，借着色艺，醵资助饷。看他宣言书，听他演说谈，似乎这爱国心已达沸点。若从此坚持到底，不但衰微的满清容易扫荡，就是东西两洋的强国，也要惊心动魄，让我一筹呢！中国人热度只有五分钟，外人怕我什么？况当时募捐助饷的人物或且借名中饱，看似可喜，实是可恨。

老天总算做人美，偏早生了一个孙中山，又生了一个黎黄陂，并且生了一个袁项

民国通俗演义(上)

城，趁这清祚将绝的时候，要他三人出来作主，干了一番掀天动地的事业，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脑儿夺还，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脑儿扫清。我国四万万同胞，总道是民国肇兴，震铄今古，从此光天化日，函夏无尘，大家好安享太平了。当时我也有此妄想。

谁知民国元二年，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排，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脑后。当时小子还原谅一层，以为破坏容易，建设较难，各人有各人的意见，表面上或是分党，实际上总是为公。倘大众竞争，辩出了一种妥当的政策，实心做去，岂非是愈竞愈进么？故让一步。无如聚讼哓哓，总归是没有辩清。议院中的议员徒学了刘四骂人的手段，今日吵明日闹，把笔墨砚瓦做了兵械，此抛彼掷，飞来飞去，简直似孩儿打架，并不是政客议事，中外报纸传为笑谈。那足智多能的袁项城看议会这般胡闹，料他是没有学识没有能耐，索性我行我政，管什么代议不代议，约法不约法。党争越闹得利害，项城越笑他庸駢，后来竟仗着兵力逐去议员，取消国会。东南民党与他反对，稍稍下手，已被他四面困住，无可动弹，只好抱头鼠窜，不顾而逃。袁项城志满心骄，遂以为人莫余毒，竟欲将辛苦经营的中华民国，据为袁氏一人的私产。可笑那热中人士接踵到来，不是劝进，就是称臣，向时倡言共和，至此反盛称帝制。不如是，安得封侯拜爵？斗大的“洪宪”年号抬出朝堂，几乎中华民国，又变作袁氏帝国。偏偏人心未死，西南作怪，酝酿久之，大江南北统飘扬这五色旗，要与袁氏对仗。甚至袁氏左右无不反戈，新华宫里，单剩了几个娇妾、几个爱子，算是奉迎袁皇帝。看官，你想这袁皇帝尚能成事么？皇帝做不成，总统都没人承认，把袁氏气得两眼翻白，一命呜呼。祸由自取。

副总统黎黄陂援法继任，仍然依着共和政体，敷衍度日。黄陂本是个才不胜德的人物，仁柔有余，英武不足。那班开国元勋及各省丘八老爷，又不服他命令，闹出了一场复辟的事情。冷灰里爆出热栗子，不消数日，又被段合肥兴兵致讨，将“共和”两字，掩住了“复辟”两字。宣统帝仍然逊位，黎黄陂也情愿辞职，冯河间由南而北代任总统，段居首揆。西南各督军又与段交恶，双方决裂。段主战，冯主和；府院又激成意气，弄到和不得和，战无可战。徒落得三湘七泽，做了南北战争的磨中心，忽而归北，忽而归南。扰扰年余，冯、段同时下野。徐氏继起，因资望素崇，特地当选，任为总统。他是个文士出身，不比那袁、黎、冯三家，或出将门，或据军阀。虽然在前清时代也曾做过东三省制军，复入任内阁协理，很是有点阅历，有些胆识；究竟他惯用毛锥，没有什么长枪大戟，又没有什么虎爪狼牙，只把那“老成历练”四字，取了总统的印信，论起势力，且不及段合肥、冯河间。

河间病歿，北洋派的武夫系自然推合肥为领袖，看似未握重权，他的一举一动实有足踏神京、手掌中原的气焰。隆隆者灭，炎炎者绝，段氏何未闻此言？麾下一班党羽组成一部安福系，横行北方。偌大一个徐总统那里敌得过段党？段党要甚么，徐总统只好依他甚么。勉勉强强的过了年余，南北的恶感始终未除，议和两代表在沪上驻足一两年，并没有一条议就。但听得北方武夫系及辽东胡帅，又联结八省同盟与安福系反对起来，京畿又做了战场。安福部失败，倒脸下台，南方也党派纷争，什么滇系，什么桂系，什么粤系，口舌不足，继以武力。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咳！好好一座中国



江山，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闹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诘。共和在那里，民主在那里？转令无知无识的百姓，反说是前清制度没有这般瞎闹，暗地里怨悔得很。小子虽未敢作这般想，但自民国纪元到了今日，模模糊糊的将及十年，这十年内，苍狗白云，几已演出许多怪状，自愧没有生花笔、粲莲舌，写述历年状况，唤醒世人痴梦。篝灯夜坐，愁极无聊，眼睁睁的瞧着砚池，尚积有几许剩墨，砚池旁的秃笔也跃跃欲动，令小子手中生痒，不知不觉的检出残纸，取了笔，蘸了墨，淋漓漓漓、潦潦草草的写了若干言，方才倦卧。明早夜间，又因余怀未尽，续写下去。一夕复一夕，一帙复一帙，居然积少成多，把一肚皮的陈油败酱尽行发出。哈哈！这也是穷措大的牢骚，书呆子的伎俩，看官不要先笑，且看小子笔下的谰言。这二千余言，已把民国十年的大纲，笼罩无遗，直是一段好楔子。

话说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北省会的武昌城，所有军士竟揭竿起事，倡言革命。清总督瑞澂及第八镇统制张彪，都行了三十六著的上著，溜了出去，逃脱性命。从革命开始，是直溯本源。革命军公推统领，请出一位黎协统来，做了都督。黎协统名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县人，曾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既受任为革命军都督，免不得抗拒清廷，张起独立旗，打起自由鼓，堂堂整整与清对垒。第一次出兵，便把汉阳占住，武汉联络，遂移檄各省，提出“民主”两字，大声呼号。

清廷的王公官吏吓得魂飞天外，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自京出发，一面命海军部加派兵轮，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督赴战地，并令水师提督程允和带领长江水师即日赴援。不到三五日，又起用故官保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统归该督节制，就如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亦得由袁世凯会同调遣。看官，你想袁宫保世凯是清朝摄政王载沣的对头，宣统嗣位，载沣摄政，别事都未曾办理，先把那慈禧太后宠任的袁宫保黜逐回籍。虽乃兄光绪帝一生世不能出头，多半为老袁所害，此时大权在手，应该为乃兄雪恨，事俱详见《清史演义》。本书为《清史演义》之续，故不加详述，只含浑说过。但也未免躁急一点。袁宫保的性情差不多是魏武帝，宁肯自己认错闭门思过？只因载沣得势，巨卵不能敌石，没奈何退居项城，托词养疴，日与娇妻美妾诗酒调情，钓游乐性，大有理乱不知、黜涉不闻的情状。若非革命军起，倒也优游卒岁，不致播恶。及武昌起义，又欲起用这位老先生，这叫做退即坠渊，进即加膝，无论如何长厚，也未免愤愤不平，何况这机变绝伦的袁世凯呢？单就袁世凯提论。因此书章法，要请此公作主，所以特别评叙。且荫昌是陆军大臣，既已派他督师，不应就三日内复起用这位袁宫保来与荫昌争权。眼见得清廷无人，命令颠倒，不待各省响应，已可知清祚不腊了。这数语是言清廷必亡，袁项城只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耳。清廷起用袁公的诏旨传到项城，袁公果不奉诏，覆称足疾未愈，不能督师。载沣恰也没法，只促荫昌南下，规复武汉。

荫昌到了信阳州，竟自驻扎，但饬统带马继增等进至汉口。黎都督也发兵抵御。双方逼紧，你枪我弹对轰了好几次，互有击伤。萨军门带着海军鸣炮助威，民军踞住山上，亦开炮还击。萨舰从下击上，非常困难，民军从上击下，恰很容易。突然间一声炮响，烟迷汉水，把萨氏所领的江元轮船打成了好几个窟窿，各舰队相率惊骇，纷纷逃散，江元舰也狼狈遁去。北军顿时失助，被民军掩击一阵，杀得七零八落，慌忙逃还。两下里胜负已分，民军声威大震。黄州府、沔阳州、宜阳府等处乘机响应，遍竖白旗。

民国通俗演义(上)

到了八月三十日，湖南也独立了，清巡抚余诚格遁去。九月三日，陕西又独立了，清巡抚钱能训自刎不殊，由民军送他出境。越五日，山西又独立了，清巡抚陆钟琦阖家殉难。嗣是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贵州独立，“民军万岁”、“民国万岁”的声音到处传响。警报飞达清廷，与雪片相似。可怜这位摄政王载沣急得没法，只哭得似泪人儿一般。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本是要请老袁出山，至此越加决意，同在摄政王载沣前力保老袁。乃再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的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统归节制。又命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老袁接着诏命，仍电覆“足疾难痊，兼且咳嗽，请别简贤能当此重任”等语。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那时清廷上下越加惶急，亟由老庆同徐世昌写了诚诚恳恳的专函，命专员阮忠枢赍至信阳交与荫昌，令他亲至袁第，当面敦促。荫昌自然照办，即日驰往项城与老袁晤谈，缴出京信由老袁展阅。老袁瞧毕，微微一笑道：“急时抱佛脚，恐也来不及了。”荫昌又提出公谊私情，劝勉一番。于是老袁才慨然应允，指日起程。荫昌欣然告别，返到信阳州即电达清廷，略说“袁世凯已允督师，乱不足平，惟京师兵备空虚，自愿回京调度，借备非常”等语。清廷即日颁旨，令俟袁世凯至军，即回京供职。

这道命令下来，荫昌快活非常，乐得卸去重担，观望数日，便好脱罪。偏是前敌的清军，闻袁公已经奉命亲来督师，没一个不踊跃起来，大家磨拳擦掌道：“袁宫保来了，我辈须先战一场，占些威风，休使袁公笑骂呢！”先声夺人。原来光绪季年，袁世凯曾任直隶总督，练兵六镇，布满京畿。如段祺瑞、冯国璋等，统是袁公麾下的将弁，素蒙知遇，感切肌肤。将弁如此，兵士可知。后来冯、段之推奉袁氏即寓于此。冯、段两人当下商议，决定冯为前茅，段为后劲，与民军决一胜负。冯国璋即率第一军南下，横厉无前，突入滠口。民军连忙拦截。彼此接仗，各拚个你死我活，两不相下。嗣经萨镇冰复率兵舰驶近战线，架起巨炮迭击民军。民军伤亡无数，不得已倒退下来。冯军遂乘胜追杀，得步进步，直入汉口华界，大肆焚掠。好几十里的市场，都变做瓦砾灰尘。这时候的冯军非常高兴，抢的抢，掳的掳，见有姿色的妇女便搂抱而去，任情淫乐。咎归于主，冯河间不得辞过。正在横行无忌，忽接到袁钦差的军令，禁止他非法胡行，冯军方才收队，静待袁公到来。不到一日，袁钦差的行牌已到，当由冯国璋带着军队齐到车站恭迎。不一时，专车已到，放汽停轮，国璋抢先趋谒。但见翊顶辉煌的袁大臣刚立起身来，准备下车，“翊顶辉煌”四字，寓有微意。见了国璋，笑容可掬。国璋行过军礼，即引他步下车站。两旁军队已排列得非常整肃，统用军礼表敬。袁钦差徐步出站，即有绿呢大轿备着，俟他坐入，由军士簇拥而去。小子有诗咏袁钦差道：

奉命南来抵汉津，丰姿犹是宰官身。

试看翊顶遵清制，阃外争称袁大臣。

欲知袁钦差入营后事，且看下回说明。

前半回为全书楔子，已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满腹牢骚，都从笔底写出，令人开卷一读，无限欷歔。入后叙述细事，便请出袁项城来作为主脑。盖创



始革命者为孙、黎，而助成革命者为袁项城，项城之与民国，实具有绝大关系。自民国纪元以迄五年，无在非袁项城一人作用，即无非袁项城一人历史，故著书人于革命情事已详见《清史通俗演义》者多半从略，独于袁氏不肯放过。无袁氏，则民国或未必成立；无袁氏，则民国成立后或不致扰攘至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吾当以此言转赠袁公。书中述及袁氏，称号不一，若抑若扬，若嘲若讽，盖已情见乎词，非杂出不伦，茫无定据也。

第二回 黎都督覆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丧元

却说袁钦差世凯既到汉口，当然有行辕设着，暂可安驻。入行辕后不暇休息，即命冯国璋引导周视各营。偶见受伤兵士，统用好语抚慰，兵士感激得很，甚至泣下。及袁钦差反寓行辕，各国驻汉领事陆续拜会，谈及汉口焚掠情形，语多讥刺。袁钦差点首会意。待送客出营，便召国璋入辕，与他密语道：“此次武汉举事，并不是寻常土匪，又不是什么造反。我闻他军律严明，名目正大，端的是不可小觑。眼光颇大。前日荫大臣受命南下，路过彰德，曾到我家探问。我已料此番风潮愈闹愈大，不出一月即当影响全国。所以与荫谈及，临敌须要仔细，千万别可浪战。今果不出所料，那省独立，这省也独立，警报到耳已有数起。似你带兵到此，夺还汉口，想必杀掠过甚，以致各国领事也有不平的议论，可见今日行军是要格外谨慎哩。”国璋闻言，不由的脸色一红，半晌才答道：“革命风潮闹得甚紧，汉口的百姓也欢迎革命，不服我军。若非大加惩创，显见我军没用，恐越发闹得高兴了。”袁钦差捻须微笑道：“杀死几个小百姓也没甚要紧。不过现在时势非洪、杨时可比，满人糊涂得很，危亡在即，可不必替他出力。结怨人民，且恐贻累外交，变生意外。据我的意见，不如暂行停战，与他议和。若他肯就我范围，何妨得休便休，过了一年是一年，且到将来再作计较。”前数语是项城本心，后数语乃暂时敷衍。国璋道：“宫保所嘱，很是佩服，但我军未经大捷，他亦未必许和呢。”冯如尚思搏虎。袁钦差叹道：“我今回籍养疴，无心再出，偏老庆、老徐等硬来迫我，没奈何应命出山。荫午楼脱卸肩子，好翩然回京了。午楼即荫昌别字。卸事回京，由此带过。我却来当此重任，看来此事颇大费周折哩。”正说着，外面又递入廷寄，内称“庆亲王奕劻等请准辞职，着照所请。庆亲王奕劻开去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开去协理大臣。袁世凯着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前赴湖北督师，着将应办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内阁”语。袁钦差瞧毕，递示国璋道：“没事的时候亲贵擅权，把别人不放在眼里。目下时势日迫，却把千斤万两的担子，一层一层的压到我们身上。难道他们应该安乐，我等应该吃苦么？”忽形于辞。言毕，咨嗟不已。国璋也长叹了口气，心也动了。嗣见老袁无言，方才别去。

袁钦差踌躇一会，方命随员具折奏辞内阁总理，并请开国会、改宪法、下诏罪己、